

HuZhanfen

曾经醉过几次



胡展奋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喜欢历史，酷爱大片

给学生讲李白，绕不过酒。余光中说他“绣口一开，半个盛唐”，我怎么就觉得他“绣口一开，一个酒窖”。后人说他的酒量其实不算大，唐时一斗酒，也就现在的十二三斤，老白酒，度数也就五六度，但李白之令人仰慕，并不在酒量，而在于酒后有诗，不像我等，醉酒也不知多少次，只是没有诗。记得住的糗态只三次，不妨将其不良后果之严重而列为三级，一级最严重。

先说三级醉。那是1999年的年初，《新民周刊》试刊成功，一群同人喝酒志庆。

记得那天喝五粮液，周围人喝多少，我不去注意，结果醉醺醺不知喝了多少，出门还要开“霸伏”，潘文龙不放心，跟了出来，也开霸伏，在人民大道上狂飙，还狂喊什么“一个人的战争”之类，但临近大剧院时，突然失控，冲上了人行道。更奇的是，那一刻的狼狽间，车前还有人叫我：胡展奋！——不是潘文龙，而是太太小姐妹的老公，交响乐团的大提琴家瞿旭东。

听到熟悉的呼叫，我醉眼朦胧地打量，大剧院的灿烂光环下，瞿旭东背着光，背着大提琴，关切地问我，依要紧哦？还是别开了吧！我哪里肯，梗着脖子说，没事！又乌里马里地不知说了些什么，继续上路，又一头扎进了工地，陷进泥沼。文龙帮我拖出困境，但刚才的情景仍然尴尬，人民大道旁橘黄色光晕中，一个人民音乐家刚刚演出结束，带着美好的情愫而面对一个自己熟悉的酒徒，大醉失态而尴尬，再尴尬。

二级醉是1989年4月那次的《康复》杂志聚会。事先，内子托我在南京东路“东海咖啡”预订2层奶油蛋糕一只，为她的小表妹王瑜十岁庆生。

那天喝酒时想好了要拿蛋糕，想好了放在自行车书包架上，用绳扎紧了谅必没事。于是又是

畅怀，喝着喝着又忘乎所以，记得是黑龙江的玉潭酒，喝得痛快，出门才想起，“东海”的蛋糕呢？赶紧去“东海”熟悉的师傅老闪处，老闪见我吓了一跳，你现在这样子拿蛋糕？！我摇晃着拿了蛋糕就走——顺便说一下，那蛋糕实在漂亮，纯奶油黄黄的，像高耸的酥胸——可怜没怎么打量就捆上了书包架，老闪还在后面喊着，我已经上路。摇摇晃晃地刚骑过了河南路桥，居然一个忽闪，倒也！连车带蛋糕歪在路边，盖子破碎，滚入尘埃，醉眼朦胧中，我居然还拾掇起蛋糕，继续骑车，回到家，内子看我将蛋糕一甩床上，就暗叫不好！

哪有如此对待“2层蛋糕”的？

那时还是稀罕物呀！复一看想哭的念头也有，那沾满尘土的蛋糕乍看还以为是栗子蛋糕葡萄干蛋糕呢！

至于一级醉，那太久远了。

应该是1977年的隆冬吧，刚到安徽山沟一年，说当地有驰名皖南的名酒“黄山蜜酒”，买来一尝，美极！大家伙不知

厉害，开怀狂饮，那酒黏嘴，度数不高，最多15度左右，但后劲之大，不可思议。大约从晚上10点开始剧吐，一直吐到半夜，吐得七荤八素，根本记不得吐了多少次，凌晨时肚疼，外面冰天雪地，同舍的殷海斌兄醉得比我轻些，但毕竟也醉了，事急，出去找厕所会冻坏的，昏黄的灯光下，拉过一铝质面盆让我完事，然后往门前阴沟顺手一倒，自来水一冲便逃进屋内。平明同舍的丁振元洗脸，一抹脸上全是油，大叫，昨天谁拿我的面盆熬猪油了？！天呐，我知道那全是我“肠油”哎！

赔他两包烟。还不敢说被我方便过，海斌一旁圆谎说是洗过碗了，最后忘了用肥皂去油云云。

屡喝屡醉，不计其数。故一生不能成大事也。闻者足戒啊。[4]

一个人民音乐家刚刚演出结束，带着美好的情愫而面对一个自己熟悉的酒徒。